

忧郁的富二代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14974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149748>.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Underage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姬屋藏娇 - Relationship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06 Completed: 2023-08-19 Words: 25,812 Chapters: 9/9

忧郁的富二代

by [qianye](#)

Summary

现代青少年设定

心理状态很稳定健全人姬发x精神状态不稳定过激人太子

未成年、bdsm、恋父恋母、警匪、凶杀、精神病.....什么都有，但什么都只有一点

点

有点无厘头，也可能有点雷

已完结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Chapter 1

1

下午的时候姬发接到殷郊电话，殷郊低落但简洁地陈述了三件事，一是他妈妈不见了，二是他爸爸应该是出轨了，三是他被爸爸赶出家门了。

姬发正在自己家的后院里自学修摩托车，车是一年多前他16岁生日的时候他哥送的，他哥最近被停职了，这事很少有人知道，他被一群莫名其妙的人带走接受调查，就算姬发放假回家也见不到人影。

姬发擦了擦手上的机油，殷郊问他：“你能不能来找我？”

他声音听着可怜，姬发于是心软问他在哪，殷郊立马告诉他自己在宝格丽下午茶。

姬发把擦手布一丢，对着手机说：“又是哪个女朋友喜欢吃宝格丽下午茶啊？那我不去了。”

殷郊的声音紧追不舍：“求你了姬发，只有我一个人。”

半个小时后姬发到达，看见殷郊坐在落地窗边视野最好的位置，穿着印满品牌logo的外套，眼神忧郁地望着窗外，面前是一个高高的甜品塔。

殷郊向来讨女孩子喜欢，其中一个原因姬发猜想是不拒绝于陪伴吃这些精致而甜腻的点心，他有一条挑剔且难满足的舌头，并且愿意为了满足它在健身房里付出加倍的时间。

殷郊说：“中午和我爸吵了一架，午饭没吃饱，我特地点了双人份，请你一起吃。”

姬发坐下来，问他：“说吧，怎么回事？”

殷郊一边切开一块流淌着糖浆的东西一边将自己发现的事情娓娓说来：“我妈已经一个半月没给我打过钱了。”

姬发不明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殷郊又说：“更重要的是，这一个半月她也没有提醒我去见医生和吃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我舅舅的葬礼上。”

姬发在心里算了一下时间，姜文焕爸爸的葬礼确实差不多也是在一个半月以前，他问殷郊：“有没有可能是你舅舅过世她心情不好，想要一个人呆着静静。”

殷郊点点头：“舅舅葬礼结束之后我问我妈，需不需要我跟学校请一个礼拜假在家陪她，她说不用，后来我爸说，她去大西洋的一个岛上度假了，叫我没事不要打扰她。”

“可是已经这么久了……”殷郊把蛋糕上的水果叉到姬发那去，看起来已经有些激动。

姬发按住他握着餐叉的手，问他：“那另一件事呢？”

殷郊想起来什么，从口袋里拿出一对女士耳环，姬发接过来看了，上面印着俏皮的小狐狸图案，不像什么名贵的东西。殷郊说：“这不是我妈妈的东西，一只在沙发缝里，还有一只掉在地上，杜姨打扫卫生的时候捡走了，我问她要了过来，另外我把整个家里翻了一遍，还发现一支口红，不是我妈妈用的颜色。”殷郊庞大的前女友数量足以让他对自己妈妈喜爱的口红色号了如指掌。

“杜姨从她妈妈开始就在我家做事，但她不肯告诉我家里有谁来过，我也不想让她为难。”

姬发听完，想这是人家的家事，他一个外人好说什么，于是他指指殷郊的手机：“你问过姜文焕没，说不定他知道自己的姑姑在哪。”

殷郊一边发消息一边嘟囔：“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

姜文焕还没有回消息，殷郊叹了口气，他已经尝了好几个品种的甜品了，没有一个合心意的，打算就此停手，他凉凉地说：“肯定是我爸出轨把我妈气走了，现在我妈也不想管我了。”

“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查一下你妈的信用卡记录，机票、酒店，有没有在哪里买过东西？你应该有办法的吧。”姬发说。

叉子在殷郊手里和瓷碟碰撞出短暂而尖锐的一响：“我去问我爸怎么回事，他说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叫我滚出去，刚刚发现他还把我卡给停了。”

姬发放软的声音哄他：“你就不要惹他生气了，先把你妈妈找回来再说。”

殷郊一口气喝完了一杯红茶：“姬发，我觉得你今天不专心。”

姬发一愣，想说没有。

曾经有人问姬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这样的公安世家，被期待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姬发却说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保护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和哥哥，并不是坚守善良和正义然而为人所害的厉害，至于厉害的定义，他要的为人所敬仰，也许最成功的典范就是殷郊的爸爸殷寿那样的人，有几次，学校邀请知名校董殷寿来给他们做讲座，殷郊跟在他爸爸身后像一头雄赳赳气昂昂的小狮子，那一天殷寿和学生代表姬发的访谈上了学校周报，他记得殷寿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以后会很有成就。

他又问道：“如果有一天，我说如果，你爸爸把你叫过去把家里所有资产情况都交待给你，房产、理财、银行卡这些，问你以后想做什么，想去哪里，你怎么想？”

殷郊毫不犹豫道：“不太可能，但是如果，准备跟家里人一起认罪坐牢吧。”

姬发若有所思：“可是没做坏事，又有什么罪呢？”

“姬发，”殷郊道，“你家怎么了？”

姬发摇摇头，现在万事未定，他不想让殷郊白担心一场。

殷郊又把自己说服了：“是不是你爸和你哥觉得你要成年了，该有一些……家庭的权利了，对，他们对你真好。”

姬发还没说话，只见殷郊招招手，美丽的服务员来到他们的桌前，殷郊对着姬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服务员姐姐便带着甜美的笑容将账单递给他，姬发瞥了一眼，掏出手机，压低声音问殷郊：“不是说你请我吗？”

“我爸把我卡停了。”殷郊说。

“你身上这点钱都不剩了？”

“我妈已经一个半月没给我打过钱了。”

姬发突然意识到了这句话的严重性。

服务员姐姐又带着甜美的笑容离开了，姬发戏谑问他：“你是不是就想叫我来给你结账？”

殷郊做出无辜的表情：“没有啊，我要跟你倾诉我的烦恼。”

“其实你叫我给你支付宝转账就可以了。”

“我想请你一起吃啊。”

殷郊知道姬发家里不缺钱，作风却很节俭，这下给几块昂贵的蛋糕结账，心里说不定怎么疯狂吐槽物价，他把没吃完的蛋糕都叉给姬发，抢先道：“别浪费，别浪费。”

第二天是周一，殷郊被赶出家门又没什么钱，晚上直接住回了宿舍公寓，早上碰到其他人才知道姬发请假三天的事，崇应彪在一边说着叫人听不懂的风凉话。

姜文焕对殷郊说：“我也不知道你妈妈在哪，如果你有了她的消息，也告诉我一声，”他拍拍殷郊的肩膀，“你也小心。”

殷郊点头，他问姜文焕：“姬发怎么了，崇应彪又发什么疯？”

鄂顺给他转发了一则新闻，政治头条，先看到几个大字写着：又一公安系统官员落马！伯邑考的名字前缀一串头衔出现在文章第一段，作者说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监察调查，文章后面细数罪证，最前面就是和女人的桃色丑闻。

殷郊和其他二人面面相觑，他知道姬发的哥哥不是这样的人，而姬发在昨天半夜突然给他转了一些钱接济他之后就没有出现过了。

好在姬发并没有消失太久，他在傍晚就被送回学校销假了，姬昌严肃地告诉他，在学校里管好自己才是他现在对家里最大的帮助，姬发很沮丧，打开套间的门就听到了崇应彪的声音，他在殷郊的房间里。

姬发走到敞开的门口，殷郊的房间乱得一塌糊涂，半面墙的球鞋柜子打开着，手表抽屉也打开着，没拆吊牌的巴黎世家超季款堆在床上，湖人队全明星签名篮球已经在崇应彪手里了，殷郊正在展示自己的收款码，他卖给崇应彪的东西已经超过了支付宝单笔转账的最高额度，必须分几次转账。

姬发回到自己房间把书包放好，出来看到崇应彪往打开的手表抽屉里恶狠狠地探了一眼，恶狠狠的目光又刷过殷郊，突然想到殷郊是个十足的太子爷，只好让姬发替他被这恶狠狠的目光刷一下，他说：“订金已经付过了，这个表你不许卖给别人。”

殷郊点点头。

崇应彪拎着一只很大的购物袋走了，穿过客厅时，用投篮的姿势把手里的空可乐瓶投进了垃圾桶，可乐瓶“梆”一声弹了出来，滚回他的脚边，他说了一句脏话，捡起瓶子走到垃圾桶旁边，大叫了一声：“你们搞什么啊！”

姬发走过去，垃圾桶里是上周他帮殷郊解下来的麻绳，随手丢在了这，于是想到上周殷郊

用脚踢他房门的事，他打开房门看见殷郊赤裸的上半身被麻绳绑得紧紧的，双臂折在身后，殷郊出了很多汗，肯定是折腾了很久，他的头发长又自然卷，有些贴在额上，有些贴在脖子上，两颊急得很红，胸膛都被勒得充血，他求求姬发：解不开了，手麻了，帮我解一下。

姬发的耳朵红了。

崇应彪看他的反应，惊恐得浑身一抖，拎着购物袋跑掉了。

殷郊探头，看见垃圾桶里的东西，神情也一滞，尴尬又沉默一如那天晚上。姬发瞥见他没来得及脱下的校服衬衫，扣子被胸肌绷得紧紧的，他不经意地问：“那天我们这里没有别人吧。”

“没有。”殷郊说，他踱回房间去，收拾一片狼藉。

这是姬发关于这件事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暂时也没有第二个的迹象，殷郊松了一口气，他告诉姬发觉得现在不应该拿他的钱，否则一定不会跟他客气，所以先卖掉一些东西应急。

姬发走进他的房间帮他把床上的衣服都挂回衣柜里，扯动床单的时候，一串避孕套掉了出来，金属色的包装反射着顶灯的光，殷郊崩溃状，他自己都忘了什么时候放在下面的了，手忙脚乱地把它捡起来塞进抽屉里，再三保证上周房间里真的没有别人。

姬发很烦躁地叹了口气：“就算有也没关系。”

殷郊坐到床边，问他：“你家里现在怎么样，需要帮什么忙吗？我知道你哥哥不是那种人，他不是坏人。也许我可以去求求我爸爸，虽然我们现在……”他脑海里浮现出自己跪下来求他爸帮帮姬发的样子。

有时候姬发觉得殷郊有点笨，他对人的定义，经常以好人和坏人来形容，姬发是好人，崇应彪是坏人，伯邑考不是坏人，那么还有谁不是好人？但是殷郊的信任让他安心了很多，走向宿舍的一路上他接受了太多别样的目光。姬发也坐到他身边：“我现在什么忙都帮不上，我爸让我安心呆在学校里。”

“你什么打算？”

“我还没想好，”姬发说，“我爸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你妈妈的事呢，有头绪了吗？”

“我昨天给我爸的秘书打电话了，铁板一块，现在在拜托朋友帮我查我妈的信用卡，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事，”他看起来忧心忡忡，“对了，忘了跟你说，鄂顺要去美国了，下周就走，我们打算周六晚上给他送行。”

“这么突然？”

“好像是他家里出事了。”

殷郊向后一仰，躺倒在床上，他扯扯姬发的衣角，姬发也躺倒下来，对这一切疑惑重重。大家仿佛都被一片突如其来的乌云笼罩住了。

姬发没想到第二天他成了舆论的中心，昨天崇应彪从他们的套间离开之后，在外面大肆宣传姬发带人回宿舍玩SM，作案工具没来得及销毁，就被他亲自抓了个现行。没想到姬发这个人表面上正正经经，私底下什么脏的都来，家里也干不了什么干净勾当。

姬发正是心里一包火气没处撒，在餐厅跟他打了一架，痛骂自己再怎么脏没他禽兽，崇应彪私下犯些什么事姬发知道一点，没有当众说，崇应彪也有点心虚，姬发在他的拳头下面也讨不到很多好处，他正打算放两句狠话就走了，殷郊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他一向不参加打架斗殴活动，因为大家都靠爸，他爸在大气层，打起架比较没意思。

殷郊镇定地说：“东西是我的，别冤枉姬发。况且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Chapter 2

2

在playhouse门口殷郊向姬发确认给鄂顺的送别会是谁喊的。

姬发说：“崇应彪。”

殷郊觉得不可思议，这种聚会到崇应彪手里恐怕都会变成淫趴。

周六晚上整家店被包下来给鄂顺送行。还没进门的时候，姬发眼尖看见一辆不起眼的绿牌电车停在门口，活动组织人崇应彪从里面下来，理了理衣服。殷郊早就听说他因为和姬发打架的事被剥夺了车钥匙，崇应彪最爱的声浪动听小宝贝帕加尼其实是他哥的爱车，殷郊大笑：“没关系的，人总有落魄的时候，大家还是好兄弟。”

崇应彪对着殷郊敢怒不敢言，装没听到，招呼他们进去，经理带着若干销售、侍应亲自相迎，一口这个什么少爷，一口那个什么公子，又让众人沾了家里好大的面子。

聚会的主角鄂顺来得早，看起来心情不好，他长相最斯文，玩得也比较保守，不太禁得住劝酒，这时候已经喝吐了一轮，一觉都睡醒了，趴在真皮沙发上找自己的眼镜。众人围上去就先碰一轮，把主角喝到尿遁，姜文焕喝多了不苟言笑的形象全部破碎，跳到台子上去打碟，殷郊见到了某位前女友，心里不是很自在，躲到人群里去了，但他又很容易成为焦点，一会牌桌那里传来尖叫，他那件很老钱的皮夹克从人群里被丢了出来，很远就能看见他脱得只剩一件贴身背心，手臂的肌肉泛着蜜色的光。

“他连着梭哈了三把，”崇应彪从公主堆里爬出来，“再不管管马上一件都不剩了。”

他看见姬发推走几个男男女女，痛骂他是伪君子、柳下惠、邪恶至极的健全人，他怀疑姬发健康到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是有难言之隐。

不知道是不是姬发的错觉，家里出事以后这种场合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就变少了。

崇应彪坐到他对面，提着一瓶黑方，给自己和姬发都倒了点：“我问你……”

“什么？”姬发大声道，“这里太吵了。”

“我问你，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喜欢搞……”

“搞什么？”姬发问，他听见崇应彪问他为什么喜欢搞男人，“我没搞啊。”

崇应彪白了他一眼，很受不了地挥了几下手，提着酒走了，没走两步，搂上一个讲话台湾腔的男生进了厕所。

姜文焕坐上了他刚刚的位置：“他就是受不了自己不是最时髦的人，搞同性恋也算一种时髦。”

作为本场最成熟男人的一桌，姬发和姜文焕面对面坐着陷入了各自的沉思，姜文焕在他爸爸死后变得更寡言了起来，而姬发一方面是认为自己没有搞男同，另一方面是想到他哥哥的事。

他问姜文焕：“你说一个人喜欢男人之后真的可以再喜欢上女人吗？”

姜文焕抿了一口酒，很高深莫测地看了他一眼：“你不可以不代表别人不可以啊，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姬发看起来有点头痛：“我说的不是我。”

已经醒酒的鄂顺把崇应彪丢到沙发上，说他刚刚在厕所门口吐得死去活来，把身边的男生吓坏。鄂顺说以后可能没机会了，我们一起喝一杯吧，于是姬发又起身把殷郊也拉了回来，他那件五位数的外套彻底找不回来了。

崇应彪回魂似的坐起来，提议要玩骰子，他要来几瓶人头马，要么接受惩罚，要么喝到大家满意为止。鄂顺说了同意，其他人就没有拒绝的道理。照理说没人玩骰子玩得过崇应彪，第一轮就报应不爽，鄂顺说你去找刚刚那个男生舌吻30秒，崇应彪脸色白得难看，忍辱负重，开了第一瓶。姬发眼睛转了转，跟鄂顺击了掌。

殷郊最爱看热闹，轮不到他玩的时候就是看，他有些醉，一边喝一边看，一边吃果盘一边看，一般来说很享受这种晕乎乎的上帝视角，直到今晚崇应彪的机会来了——殷郊耳语姬发开不开，姬发朝他摇摇头，殷郊报了数，只是谨慎地加码，下一个轮到姬发，他拍了一下桌子喊：“开！”

崇应彪立刻把酒瓶推过去，姬发果然输了，殷郊吃了一片橙子，崇应彪的手指向隔壁沙发

坐着的一位漂亮的男孩，旁边的那位美艳的姐姐，全场最漂亮的公主，他说：“姬发，你把矿泉水夹在大腿中间，让她用嘴开瓶盖。”

众人对他下流的主意发出了一致的嘘声，夹杂着拍手声，美艳的姐姐今晚如同过去的每一晚一样都是拿钱办事，起身得很爽快，姬发问他：“你是惩罚我啊，还是惩罚人家啊。”

崇应彪挑眉又摊手，姬发朝姐姐比了个打住的手势，拖过几个空酒杯，开始往里面倒酒，倒了一杯又一杯，问道：“满意就说停，”忽而又住手不倒了，“这样，我直接对瓶吹，你说停就停。”

这事不好收场，姬发家里的事正是敏感时期，出入这种场合本来就有风险，鄂顺还没想好打圆场的措辞，殷郊吃完了两片橙子，他想到今天进门他就和崇应彪结了个梁子，怪不得他报复姬发报复得那么狠。

殷郊猛地站起来，引得其他人都在看他，他说：“别欺负人家女孩子，我来。”

姬发拉他坐下，气声问他喝了多少，什么都敢来。

殷郊暴躁起来谁都劝不住，抄起自己喝了半瓶的矿泉水往姬发腿上一丢，这下轮到崇应彪面子上过不去，弄得人家兄弟相残似的。殷郊叉开腿跪下，在姬发腿前，姜文焕说了几句俏皮话，他起哄道：“姬发，这一跪你受不受得起。”气氛一下又活跃了，空气火热地流动起来，灯光叫人目眩神迷，姬发知道殷郊有段时间痴迷于练后旋踢开瓶盖，麻木地想不知道他嘴开瓶盖的技术怎么样，殷郊的皮筋也不见了，头发散着，他拍拍姬发的腿侧露出一个很自信的笑容，低下头的时候，微曲的头发垂在脸侧。

姬发捂了一下额头，往后靠上沙发背，他感到殷郊火热的鼻息扑在他的大腿上，离裤裆就差一点点，射灯在场内巡回，停在他们身上，捉奸都用不着这么亮的灯，锥形的光芒笼罩下一场好戏正在进行。

看到殷郊埋头在他腿间的发顶，姬发突然开始后悔——自己今天穿了一条浅色运动裤。

其实很快，但是好像半辈子那么长的时间过去了，他的心跳如鼓擂，频率强劲，再久一点就快跳不动了。直到殷郊抬起脸，笑得非常得意，鼻梁上的汗亮晶晶的，嘴唇上有口水，也亮晶晶的，他向姬发展示叼在唇间的瓶盖，而后把那瓶盖吐掉了，塑料小东西滚落在地上，弹跳了几下，姬发确定自己听到那清脆的嗒嗒声，而后众人爆发出剧烈的尖叫和欢呼。

姬发觉得自己快要虚脱，他坐起来，虚弱地碰碰殷郊的肩膀，感到自己的手臂也被碰了一下，殷郊的手心里全是汗。

崇应彪预感危险降临，为了掩饰这种虚脱姬发站起来抄起酒瓶，在众人的簇拥下，他发誓今天一定会让崇应彪喝到横着出去。

崇应彪最后是躺着被他哥接回去的。

有半个晚上姬发再没见到殷郊，送走崇应彪之后他一转身看见殷郊抱着一个花瓶走过来，他问他从哪搞来的花瓶，殷郊说不知道，他脚一软挂在姬发身上，把他撞得一个踉跄。

“姬发，”殷郊问，“刚刚你硬了没？”

姬发想他明天必不会记得自己问的这一句话。

殷郊又说：“都是好兄弟嘛，对不对。”

姬发拍了拍他的胸：“对对对，好兄弟。”

殷郊又转身摇摇晃晃去找他表哥了。

这时候已经醉倒了一大片，殷郊和他表哥不知道躺在哪里的地板上。鄂顺把站不稳的姬发拉到DJ台后面坐在地上，他们被高高的台子挡着，躲在这里，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姬发问他以后还会回来么？

鄂顺惨淡一笑：“应该不会了吧。”

姬发拍拍他的肩膀：“那我们可以去看你。”

鄂顺在地上捡了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姬发推拒了一下，又接了过来，鄂顺的脸被包围在烟雾中，他凑到姬发旁边，压低声音问道：“你和太子是不是真的在宿舍玩SM？”

“怎么都传成这样了。”姬发皱眉。

“大家都这么认为。”

“我们没有。”姬发说。

鄂顺掸了一下烟：“我也不太相信，你们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姬发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不知道。”

鄂顺指指他的鼻子，姬发一抹，流鼻血了。

鄂顺的镜片反光，老神在在：“火气太大了。”

他不去掺和了，在口袋里摸了半天，除了一张脏了的纸巾什么都没摸到，他焦虑地把外套脱下来抖，终于一张小卡片从内口袋里掉了出来，鄂顺拍了一下额头长吐一口气。

姬发接过卡片，这是一张记者的名片，上面有一家他根本没听过的小报社的名字。

鄂顺说：“姬发，你是我觉得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信任，这个人，”他伸出食指点点名片，“这是拍你哥哥和那个女人照片的记者。”

姬发酒醒了。

两天之后鄂顺坐上了前往美国西海岸的航班。

姬发有两天没有和殷郊眼神接触，直到晚上他听说殷郊发病差点窒息被送去了医院，他给殷郊打电话，殷郊声音虚弱地说：“没什么，我现在已经好了。其实不用住院的，他们非要我住这。”

病房里只有殷郊一个人，姬发从护士处得知除了殷郊家里的管家今天没有人来过，他的爸爸妈妈都没有来过。

殷郊没有睡觉，他躺在被子里，脸色苍白，已经打过了安定，氧气管被他摘下来落在旁边，发出嘶嘶的声音，姬发在他旁边坐下，他看着姬发说：“我妈妈的信用卡这段时间根本没有用过，没有出境，没有机票酒店，没有给我买明信片，没有任何消费，我找不到她了。”他伸出一只手紧紧抓着姬发的手，“我该怎么办。”

Chapter 3

3

姬发在报社所在大楼对面的早餐店已经坐了一个上午，确切来说是两天加一个上午，前几天他拜托哥哥的朋友帮他查到了记者的身份信息，找到他家小区，却被告知他因为欠租早就被房东赶出去，只好请假来他公司楼下蹲守。

学校并不在意他们请假的真实意图，何况姬发家里出了天大的事，中午时分他收到了殷郊的消息，说想吃他做的波士顿龙虾。殷郊前几天也不在学校，他到外地拜访他的叔公比干打听妈妈的消息去了，今天早上刚刚回来。

姬发还没来得及回复，看见殷郊把消息撤回了，又发了一条消息问他微波炉做芝士焗饭淡奶油和芝士的比例，姬发一边发语音一边盯着对面的情况，不禁开始思考自己这样相当耗费时间的行为是否真的有意义，也许他应该再寻求几位哥哥信得过的同僚的帮助，也许他应该再跟父亲谈谈……也许……直到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大约十二点的时候，他看见有个戴着鸭舌帽的人进了大楼，那是姜文焕在英文课睡觉的时候最喜欢用来盖脸的帽子，这个人确实是姜文焕。

姬发猛地站起来，姜文焕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那么殷郊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无数个疑问萦绕在他的心头，不过几分钟之后，姜文焕一个人从大楼里出来，上了一辆计程车，姬发盯着他，直到那辆车消失在车流里。

他起身打算离开，感到自己在这里可能不能找到那位记者了，在找姜文焕谈谈之前，他先联系了崇应彪。

是夜，姬发出现在鹿台门口，在这里他看见殷郊。

这是市内有名的私人会所之一，近两年更受年轻一代纨绔的欢迎些，一入夜往往是香车宝马，珠光宝气，暗地里也有许多见不得人的生意，崇应彪是这里的常客，姬发口袋里装着他给的邀请函，用崇应彪的话来说：你不知道以你家现在这个条件，我要在半天内给你弄到这个东西，要疏通多少关系！

姬发咬咬牙答应他这样那样好几个相当荒谬的要求。

但今晚的鹿台门前似乎比往常寂静许多。照理是门童引路，专人接待，迎接姬发的是一个年轻男人，笑容完美态度无懈可击，告诉他今晚鹿台被贵客包场，恕不接待，实在抱歉。这时候他才看到崇应彪的消息：不知道谁这么牛逼今天晚上临时把鹿台包下来了，你潇洒不了了兄弟。

姬发想只能改日再来，转身却被叫住，那年轻男人不着痕迹地打量过他，问他是否是姬先生。

后来他被带进包间，房间很大，还有隔断，再往里更幽暗不知道是什么用处，一眼望不到全貌，但是他看见殷郊，崇应彪所说的，那个牛逼的人。

鹿台私厨有名，崇应彪本来还喊姬发帮他订一份什么什么打包，殷郊一个人站着在卡拉OK“我的一生你只借一晚”，桌上摆满佳肴，卡座里坐着鹿台今晚所有的俊男美女，小几十号人。

殷郊看见他进来，大喊一声“姬发”，话筒破音，啸叫传到每个人耳朵里。

姬发把他拉到一边，问他在这里干什么？

殷郊说：“唱歌。”

“那这是什么意思？”他指指旁边。

“我还想吃饭啊，我让他们把餐桌搬过来的。”

“不是，”姬发烦恼地摸了摸头发，“我说那些——”

“一个人无聊我找他们陪我。”

姬发只好说：“我要来找人。”

殷郊脸皱了一下，问他：“你找谁，是不是看上谁了……”

“我不知道。”姬发说。

“你连喜不喜欢人家都不知道就来？”

“我说我不知道找谁。”

“那更莫名其妙了，别胡说八道。”殷郊说。

他们一起坐在那些人里面，被推得挤在一起，大腿贴着大腿。

姬发叹了口气说：“你先让他们出去吧。”

“人都在这里，”殷郊指了指，故作大方，“喜欢谁带走吧。”

姬发于是随便指了一个黑色卷发的女孩，坐到她旁边去，女孩长得很英气，穿一件黑色挂脖衫，她跟姬发很快就热络地聊起天来。

殷郊也和年轻的身体们搂抱了一会，总是分神，心中有股淡淡的怒意，他把音响调得很响，响得下面的人互相说话都很困难，他跳上去又唱了首歌，唱得不怎么样，但所有人都为他鼓起掌来，这里的人卖的都是他的面子。

“姬发，你来唱一首。”他指挥道。

姬发不喜欢唱歌，走到他旁边，低声说算了吧，殷郊不同意，倨傲地从上而下望着他，姬发问他发什么神经。

殷郊被他点了火线：“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你发什么神经一个人来鹿台干嘛，你为什么一个人来，你怎么不叫我一起来？”

他的话筒没关，话音刚落所有人都沉默了一瞬，但这里的人工作素养都很高，下一秒都恍若未闻重新谈笑风生了起来，殷郊还是看着姬发。

姬发说：“我来找人，本来不想打草惊蛇，带你来谁不认识你，现在连我是谁也知道了。你先让他们出去吧。”

殷郊深呼吸了两下，挥挥手让他们都走了。

“我来这里是想找我哥照片里的那个女人，”姬发找了个地方重新坐下，“有人告诉我她出入过鹿台，应该是在这里工作。”

殷郊把水递给他，这是示好的表现。

姬发接过水又放回桌上，他疲惫地抹了一把脸，弯着腰手肘支在膝上手捂着脸，他说：“不说我哥根本不是那种人，退一万步说我哥不喜欢女人，他就是被陷害的。”

殷郊闷闷的，嘴笨不知道说什么，帮他想法子：“出了事她肯定不会留在这了。”

“我想也是，所以就想来找些人打探一下，最近有没有谁突然离开鹿台了。”

但是现在他想到另一件事，他问殷郊多久没去看心理医生了，殷郊支吾了一下，他没有发现自己左手紧抓着沙发边缘，用力到细细地颤抖，从手背到手臂青筋浮现，今天晚上他的眼睛一直很红，是红血丝爬上来的红。姬发把他的手从沙发边缘拉开，他只好很不自在地让两只手握在一起。

殷郊突然脑瓜子一亮，背书似的报了一串：“Cathy跟富二代结婚去了，嘉慧考上研究生读书去了，小迪在简历上写自己在鹿台干销售拿到了一家外贸公司的offer。”

姬发抬头看他：“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殷郊便一五一十地告知刚刚等姬发的时候无聊就跟那些人聊天。

“对了，”殷郊扯扯姬发，“克拉拉给我看她的自拍，你猜我看见了谁，我看见背景里面有苏姐己，就是那个退学的苏全孝的妹妹，也在我们学校的那个苏姐己。”

姬发跟他对视一眼。

“她现在也不干了，而且没人知道为什么。”

姬发给几个人发了消息，不一会就收到了回音，最近三个月苏姐己几乎都没怎么出现在学校里，只有偶尔两次来学校拿东西有人见到过她。

“我得找到她在哪。”姬发松了一口气，好在有了些进展。

殷郊重重地点头，但姬发仍然叫他不要转移话题，到底多久没看过心理医生了，病人觉得自己早就已经好了，不用再见医生，他解释说是崇应彪跟他讲最近姬发心情不好，所以想来鹿台玩一玩，鹿台有名的男公关多。

姬发一听，被果汁呛了一口，骂了一句脏话。

殷郊问他：“所以不是真的吧。”

姬发舒展身体靠上沙发背，表示自己最近确实心情不好，刚刚又确实看见几个不错的。

殷郊回头瞥他一眼，眉毛一扬，又转回去。

“我说真的，”姬发靠近殷郊，“有空我陪你去医院，不对，是你回家然后把医生请到家里是么，每个月十号对吧，你妈妈不会希望她不在你就这样的。”

殷郊突然问他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么。其实姬发有所耳闻，他是家里的独子，小时候被劫匪绑架，做了六天人质，差点被撕票，从那时起每个月都要去看心理医生。殷郊又说他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上次我让你帮我解开绳子，你也不想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么？”

姬发整张脸突然涨红了，这里光线昏暗暧昧，更多靠几盏设计精巧的小灯的馨黄灯光使视线清晰，使人感到放松，堕入温柔乡中，ktv台关掉之后有一些若有若无的钢琴曲的声音飘散。

殷郊说他半年前交了一个女朋友，在床上喜欢把他绑起来。说到这里他深吸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姬发的神色，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继续说下去，后来他们分手了，但是殷郊发现自己开始想念那种感觉，想念那种，被绑起来管教的感觉，这使他感到安全，但他不能随便找一个人就要求他对自己这样做，所以有一天他在房间里对自己实施了那样的行为。

“后来你都知道了，你会，你会觉得恶心吗？”

姬发摇摇头，问他：“这跟你之前的经历有关系吗？”

“我不知道。”殷郊张了张嘴巴，最后只说了四个字。

姬发把他推倒在沙发上，屈起膝盖一条腿卡在他腿间，一手扣住他的脖子，一手抓住他因为突如其来的压制而挥起来的手腕。

“你干嘛……”殷郊小声说，他的呼吸粗重起来，胸膛贴着姬发用力地起伏着，那么高的个子，陷在沙发里一动不敢动。

姬发问他为什么自己可以谈恋爱，不许他自己来鹿台找乐子。

他们凑得很近，嘴巴都快贴在一起，姬发的手心很热，他脖子里有一块从小戴着的玉环吊坠，从衣领里滑出来，带着体温贴到殷郊颈间，殷郊呆了一下，姬发问得很直，他不禁认真思考如何回答。

“是这样么？”姬发又说，“这里没有绳子，这样你觉得好点么。”

殷郊咋舌，用力将他推开，刚刚姬发控制着他这个事实让他硬得厉害，腰都快软了，窘迫地把脸埋在手心里痛苦地呻吟了一下，姬发也有点不知所措。

这时响起“笃笃笃”三声有礼貌的敲门声，没人动，不一会又是三声，殷郊快把自己缩成一团，姬发只好起身，他只知道刚刚殷郊再不推开他他现在也不方便站起来了——门外是刚刚引他进来的年轻男人，姜文焕在他身后气冲冲地走进房间大声质问：殷郊你别跟我说你干了什么坏……坏事……

他刚刚只收到殷郊的一条消息：鹿台，带够钱，速来

室内一切都很正常，没有枪击，没有斗殴，没有可疑粉末，没有扫黄警察，所有东西都以一个该有的状态在一个该在的位置，除了这两个人，他看着室内一站一坐的两个人，退回到门口，问道：“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

对面姬发的疑问，殷郊举手幽幽道：“是我之前发消息叫表哥来的，叫他来结账……”

“姬发在这你为什么不让他付？”

殷郊讪笑一声。

Chapter 4

4

姜文焕拎着网球拍出来的时候见到了姬发，他打发走同伴，好像早就知道会有一这天。

其实他昨天也没有见到那个记者。

“你知道打生桩吗？”姜文焕问他，“我爸走了之后有些事到了我哥和我这，当然主要还是我哥在料理，有些事情他们好像不想让我这么早知道，但是难免——”

前阵子一座大桥开工，一则活人打生桩的传闻不胫而走，传到上层耳朵里，却是一种默认的态度。

“死的人是一个记者，很奇怪，为什么偏偏要是这个记者？其实去找他也只是想确认一下，但他确实被抹得很干净，”姜文焕呼了一口气，“我们家其实也只是一直在给别人做事，毕竟建筑行业最容易出事，那么大一个项目，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出意外死掉几个人很正常。你很想知道这个记者跟谁有关是吗？”

姬发听了半天，对姜文焕神秘且装的语气有些失去耐心，他换了一个坐姿：“他跟我哥哥的事有关。”

“我还不知道他具体做了什么事，但是可以告诉你应该跟殷寿，殷商集团有关，我们只是接到这个任务负责擦屁股罢了。”姜文焕说，突然有些轻蔑，咖啡拉花渐渐扭曲掉，“就算我今天不说，你继续查，总有一天会知道，调查这些难道真的有意义吗，只凭自己的力量查得很辛苦吧。”

姬发看着姜文焕，思绪是一个找不出线头的毛线团。

其实新闻只是一个结果的通知，只是所有事情的冰山一角，姬发想，事到如今已经没有挽回的机会了，他父亲一直说，不要再纠结一个结果，他只是不能接受他的家人再……他说：“我不可能按照他们说的那样永远都袖手旁观，可能从前是从前，以后是以后。”

换作出事的是他，是他父亲，即使告诉他哥哥这其中重重圈套九死一生不要前往，他也一定会去的。

姜文焕戏谑道你这些话千万不要说给殷郊听，我怕他太嫉妒。

崇应彪带着他的新女友从旁路过，投来一个眼神，但是假装不认识他们。

姬发白了他一眼，转而盯着眼前的咖啡：“其实有一点预感，但是还是有点……其实也不一定是吧。”

你会有办法的是吗，姬发，哪怕对面的敌人可能是殷寿，只是可能。姬发在心里问自己。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两个已经不应该坐在这里这样说话了。”姜文焕说，“但是趁这一切还没开始。”

姬发感到郁闷，像走在路上被人蒙着头打了几拳，有些头痛，需要风扇给大脑的CPU散热，连带看见姜文焕神秘莫测的样子都觉得有些厌烦。

姜文焕又说：“这些事情好像深不见底，我越接触越不敢接触，也不确定自己以后能不能全身而退，毕竟连我爸都……”他看见殷郊东张西望地进了咖啡厅，于是故作轻松地靠回柔软的沙发椅里，“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自愿淌这趟浑水，是不是犯贱，你家显然帮你留了路，或者像殷郊那样，或许也能简单快乐地……”

“姬发！”殷郊看到他们，挤到姬发旁边去坐下，“你们在说什么？”

姜文焕说：“没什么，聊点家里的事。”

姬发看到是殷郊，继而想到他爸爸，一时有些无从开口。你能想到办法么？你能搞清楚所有事情么？这就是你一直努力的方向么？你有那个本事么？他听到内心有一连串的声音发问，仿佛周边所有声音都消失，一切事情都不关他的事，仅仅是为了几个可能性，这些辉煌与没落，真相与谎言，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阴暗……

“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为什么要瞒着我。我只是想帮你们。”姬发突然听见殷郊站起来大声地说，他很生气。

姜文焕仍然坐着，淡淡地：“平时顺着你还不够吗，凭什么所有事都要告诉你？你怎么帮我们，靠你爸爸？他不见得会帮我们。”

“姜文焕！”

姜文焕迁怒殷郊了，姬发理智地想，他站起来拉住殷郊：“这些事情你就别管了。”

殷郊甩开手：“你他妈是不是也是这么想。”

姬发理智地，姬发不理智：“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不是只有你的事是事，我们也有自己的事。

虽然是他先推搡了殷郊了一下，但是殷郊先动的手，后来很多次他们回想这电光火石的瞬间，咖啡杯碎了，咖啡泼了一地，桌椅都被他们撞翻了，姜文焕也没想到事情突然发展成这样，殷郊把姬发按在地上，一拳头下去，他坚持认为殷郊不会真的打，何况已经来不及救了，但在他的拳头碰到姬发的脸，或是姬发脑袋旁的地板前，殷郊晕了过去。

刚刚他在推搡中撞到了后脑勺，磕得冒金星。

“殷郊！”姜文焕听见姬发爬起来摇晃着殷郊大喊。

殷郊撞到头之后一直有一种作呕感，校医说他有脑震荡的风险，一定要去医院里做详细检查。姬发坐在旁边，沉默不语，自从殷郊转醒之后他们还没说过话。

老师不顾二人恳求的神情出去打了电话，回来的时候把手机给了殷郊，电话那头竟然是姬发的爸爸姬昌，他的声音很和善，姬发不知道他爸爸说了什么，殷郊时不时地“嗯”一下，偶尔抬起眼睛看他几眼。

想到自己已经快成年了，几个小时前在思索人生的真谛，生活的真相，现在还要被打电话找家长，姬发觉得无地自容。

挂了电话之后殷郊态度强硬地说：“不要联系我的家人，他们不会来的。我可以给姬发道歉。”

但他还没想到老师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互相道歉，这已经不是幼儿园的把戏了，教导孩子们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以及如何处理和其他小朋友之间的关系，老师想做的只是在大人物的儿子们的打架斗殴中把自己摘出去，这些事情他还是少管为妙，尤其是殷郊这种。

殷寿很快就来了，令所有人都惊讶。

殷郊坐在校医院的床边，看见爸爸的脸，在这之前先听到的是脚步声，他像小动物一样竖起耳朵，接着想到之前几次不欢而散他的头更痛，在心里压制着那些小小的雀跃，殷寿和老师交谈了几句，老师做出一副宠辱不惊的淡定样子，等殷寿往他这边走的时候，殷郊大起胆子说：“为什么是你来，我妈呢，让我妈来。”

殷寿听到了，绕开儿子，径直出去了。

殷郊独自沉默了一会，忘记穿校医院的拖鞋就跑到窗边，他看见殷寿上了车，还有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被他搂在怀里，他不是真的要来看儿子的。

殷郊感到如坠冰窟，他魂不守舍地走回来的样子使姬发害怕，姬发默默地坐到他旁边。

“我刚刚看到，”殷郊的声音停顿了一下，他的嗓音在颤抖，“看到苏姐已上了我爸的车……我爸搂着她……”

因为事发现场看起来实在过于惨烈，还因为殷郊极可能脑震荡的事情，校医院直接联系了一辆救护车要把他们送去医院好好做个检查，在救护车来之前，殷郊和姬发决定立刻就走。殷郊冲在前面，他们决定从楼梯走下三楼，在楼梯拐角处殷郊踉跄了一下，姬发扶住他，姬发问他：“你还好吗？”

殷郊摇摇头，姬发看起来也不太好，他们都不太好，外面太阳很大，但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雨，阳光照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像两条小鬼的魂魄。

在去殷郊家的路上，他们并排坐在后座，各自靠着一扇窗，姬发想到几年前他们更小的时候，那一年冬天出现了一场雪灾，压断了大树、电线杆和广告牌，雪很厚天气很冷，他们坐在车里，去新校长学美国人组织的什么童子军冬令营的路上，每个人都穿着很厚的羽绒服，像两朵云，很轻易地就能挤在一起。

姬发转头看见殷郊睡着了，他的眉毛皱着，还不等他移开视线，殷郊就惊醒，几乎惊恐地跳了一下，姬发按住他：改天再去也可以。

找到姐已对姬发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他做。

殷郊摇摇头，窝在座椅里，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从校医院顺来创可贴递给姬发，示意他处理一下额头上的擦伤。

姬发让他帮忙撩起自己额前的头发，自己贴创可贴，殷郊于是凑近他。

他想到很多事情，舅舅的死，妈妈的失踪，鄂顺一家的离开，还有姬发家的事，还有爸爸和姐已，他的同学。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姬发只是早他一步把这些事都放到了一起。

殷郊突然说：“你多久没写作业了。”

姬发僵了一下。

殷郊把他额前的头发往上薅，举着手机给他当镜子，露出那道擦伤。

姬发拿着创可贴比划了半天。这是他们现在应该考虑的事吗，这确实是。

姬发说：“你表哥应该写了吧。”

殷郊觉得很有道理地点头，他又缩回去，看了几条消息，听说崇应彪遗憾得都快哭了居然没能亲眼见到姬发和殷郊打架，只是差一点，有些事情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不一会姬发听到殷郊手机里传出来短视频的声音，AKB48小偶像载歌载舞，笑容甜美，歌声明亮，殷郊面无表情地观看着，脸色比死了还难看。

姬发叹了一口气：“你别那么紧张。”

重塑自己的意志让两个人都觉得疲倦了，两颗头靠在一起，看着前挡风玻璃映照所有景物飞速地向后去，而他们被逼着向前，安静地疾驰在这条单行道上。

走进大门，然后是一重一重庭院，一圈一圈游廊，鹿和孔雀养在花园里，恶犬关在笼子里，它们正伏着睡觉，姬发跟在殷郊身后快步走。

殷郊说：“那三只藏獒已经养了好多年了，小时候我给他们取名地狱三头犬，哈利波特那部看过没。”

姬发走到他身旁：“我笑不出来。”

倒是殷郊自己笑了一声，三只狗被带回家的时候他才七八岁，爸爸牵着他去看家里的新成员，不是美艳的孔雀也不是可爱的小鹿，他还是比较喜欢小猫小狗小金鱼，还没见到它们就听到一阵狂吠，伴随铁笼被撞击、铁链被拖动的巨响，连空气都在抖动，他还闻到獠牙和口水的腥臭，但他的手被爸爸握在手里，爸爸很少牵他的手，他不敢有一丝不情愿和退却，爸爸不喜欢胆小的孩子。

又想到小时候爸爸还不是集团的掌权人，负责很多境外的业务，一个月里见到他的机会也不多，打电话的时候妈妈叫他的名字，殷郊跑过去，妈妈弯腰把手机放在他耳边，他背书一样背出自己最近的优秀表现。妈妈很好，妈妈每次都教他爸爸遇到了什么事今天的心情怎么样，适不适合去找他说话，找他说话的语气又应该怎么样，不能跟和妈妈说话的语气一样，直到殷郊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自己判断爸爸的心情了的时候，他曾经觉得他应该有办法让爸爸满意让妈妈放心……

姬发问他你会害怕吗？

回过头去，三只藏獒都站起来了，硕大的身躯，漆黑的毛发，漆黑的眼睛，泛黄的獠牙，它们无声地凝视着他们。

殷郊说它们已经老了，牙不好了，腿也不好了，心脏病和骨头都有病，不用再害怕了。

他们看见沙发上躺着一个女人，年轻的女人穿着藕粉色真丝睡袍仰面朝上捧着一本书，又如真丝一样乌黑的长发流淌到兽皮地毯上，铺张开来，她的腿异常的白而纤细，大半赤裸在外面，宽阔的皮沙发是暗红色，如血，保养精致。

殷郊和姬发的闯入给这个密闭的空间带来异响，姬发尖叫一声，声音娇美但尖利，手中的书落到地上，她像一只轻盈的狐躲到了沙发后面。

正是闯入，姬发优雅从容却像这个家年轻的女主人。

姬发意识到这是他们的同学苏姬发，他只见过她穿校服的样子，除了在那张照片里。

而殷郊觉得这个地方陌生，花瓶里的花不再是他妈妈喜欢的颜色和品种，空气中飘散的不是他从小最熟悉的熏香，甚至连钟摆放的位置都变了，这些平时没人在意的事，突然变成一双无形的大手掐住他的脖子，使氧气和血液都不能在身体里顺畅地流淌，这一切都让他怒火中烧，他的爸爸辜负和背叛了——但姬发只是一个女人。

“殷郊！”姬发喊住他。

殷郊如同困兽来回踱步，他大喊着殷寿的名字，无法自制地推倒了一个半人高的花瓶，一声巨响花瓶跌在地上，瓷片粉碎飞溅，青花红莲灰飞烟灭。

殷郊开始后悔，很多年前他妈妈从佳士得带回这个花瓶，喜爱至极，一定要摆在显眼的地方，又据说花瓶本来是一对，另一只流落民间不知踪迹，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这样一来他妈妈再也不能凑这完满的一对了。

于是他想把这些碎片都捡起来。

“殷郊！”姬发又喊他，把他拉起来，远离那些锋利的东西，他低声说：“你冷静一点。”

他望向使自己的哥哥饱受污蔑的照片的女主角，以及她背后的身影，殷寿沿旋转楼梯而下，挑高几层的落地窗被厚重的丝绒窗帘遮掩着，这一切尤为阴森可怖。

殷郊挣脱了姬发的手，冲到台阶下指着姬发大声质问自己的父亲：“她为什么在这，叫她滚出去，我妈妈到底在哪。”

雄狮和幼狮的较量，幼狮固然年轻英勇，但雄狮尚未老去，也不会承认自己老去，血缘雕刻出两张相似的面庞，然而儿子的年轻鲜活更让他感到厌恶，有一个更为流传的说法是儿子长得像妈妈才是受上天眷顾的，殷寿平静问他：“你以为自己在跟谁说话？”

殷郊又不禁踏上两级台阶，这是一个进攻的姿势：“我问你把我妈妈关在哪里。”

殷寿答非所问：“我早就说了不要管这些不该管的事情，你究竟懂不懂怎么样成为一个好儿子。”

“殷寿！”这些暧昧的回答使殷郊极其暴躁，他的双手在身侧紧握成拳，他咬牙切齿，他目眦尽裂，“她根本没有出国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把她怎么了……”

姬发听见他哭了。

殷寿仍然没什么反应，儿子的眼泪比他想得来得更快，他从容地跨下台阶，拨开浑身肌肉都紧绷着的殷郊，使他让路，声音幽幽地传来，回荡在每一个角落：“我说过了，你妈妈现在需要静养，不要去打扰她，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哭着找妈妈。”

他走到沙发旁，牵着苏妲己的手把她拉起来，妲己已经不再害怕了，乖巧地躲在殷郊高大的身侧，年轻至极的鲜嫩的女人和正值壮年的健壮的男人。

多么奇异又般配的组合。

殷郊被他只轻轻一拨，却差点没站稳，踉跄着跌下台阶，转身推倒了不远处展示架上的一个玻璃罩子，他俯身从碎玻璃里抄起一把铜剑，这是他爸爸的爱剑，名叫鬼侯，是有市无价的东西，妈妈说把这样的东西展示在家里戾气太重，不适合，殷寿从来不听，他说这个东西会给他带来好运气，在殷郊很小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等他长成男子汉了就会把这把剑送给他。

殷郊从来没得到过。

“我究竟哪里对不起你。”他一步一步走近，眼中布满血丝，额角青筋毕现，他把剑对准殷寿，刺进了他的左侧身体，他的脚步很快，但是妲己的反应也很快，她想把殷寿拉开，是殷寿自己把自己朝向儿子的武器的，他想殷郊不敢。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崇敬的父亲，你可以不爱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冲过去的时候姬发清晰地听见剑尖刺破皮肉的声音，岁月不会使一把名剑的锋利程度削弱分毫，姬发感到不能呼吸，十指都在颤抖，双腿在条件反射下机械地奔跑过去，他尖叫喊着殷郊的名字。

鬼侯只是刺进了殷寿的左肩，殷郊把剑拔出来，他的父亲血流不止，妲己脱下睡袍外套捂住殷寿的伤口，鲜血染红了她葱白的手指。

殷郊确实不敢，不敢刺进他的心脏。

“因为我不需要一个软弱的儿子。”殷寿说。

妲己是真正的女主人了，她用自己的睡袍缠住殷寿的肩膀阻止更多的血流出，给私人医生打电话，间隙找到一件外套遮住自己，喊来司机在门口等候，搀扶殷寿离开这栋房子，这一切进行得迅速而有条不紊。

在离开时殷寿看了姬发一眼，其中并不包含仇恨或厌恶，堪称一种善意，姬发猛地移开视线，感到毛骨悚然，更重要的是他扶着殷郊的身体，他知道他要撑不住了。

殷寿走后他的儿子软倒在地上。

他这样的不在意，一个家有了新的女主人，自然会有新的继承人，更何况他自信到也许不需要一个惹人厌烦的继承人。

这处居所设计巧妙，处处引自然光入室，然而室外乌云蔽月，闷雷滚滚，室内更为昏昧，地上一条条影子细长扭曲，姬发浑身疼痛且被血腥味刺激得几欲作呕，原来文明世界，妖魔横行。

殷郊大口呼着气，胸膛剧烈起伏，发出可怖的“呵”声，好像一双手伸进他的身体攥紧他的肺叶，挤出所有空气，他逐渐感到四肢筋挛麻痹，先是脸侧、脖颈，然后那种麻痹的感觉在几秒钟内穿过他的全身，五脏六腑全部碎裂，体内鲜血淋漓，那把剑把他扎透搅烂了，他觉得自己就要死了，这时候也宁愿死去。

姬发就在他的身侧，抖着双手摸遍他全身的口袋没有找到药，殷郊看起来快把自己憋死了，他把他的上半身抱进怀里，不断重复大喊着几个词语，殷郊、别怕、看着我、呼吸……

他搜刮脑子里所有知识，所有办法，所有本能，他的手捂着殷郊的嘴，教他吸进更多的氧气，手心里是疯狂的潮热。这是他之前在网上学来的，如果有一天殷郊在他身边发病了他该怎么做，碰到这种情况他要控制他的呼吸。

呼吸是人的本能，他的本能要阻止殷郊在慌乱下忘记了生存的本能。

殷郊的手乱抓了两下，攥住了姬发领口掉出来的玉环挂坠，他的手指筋挛蜷曲，抓紧了吊坠，使姬发不得不低下头，额头贴着他的额头，鼻尖蹭着他的鼻尖，眼睛流他的眼泪，呼

吸他的呼吸，痛苦他的痛苦。

殷郊突然开始笑，笑得非常惨然，而后哭了起来，他的眼睛也像父亲，但继承了母亲的眼神，其间蓄着的泪水全部滚落下来，姬发松开手，殷郊发出一声哽咽，他叫“妈妈”，呢喃这个家庭对他仅存的眷顾，然而母亲此时生死未卜，他此时大概不觉得自己可怜，只为了母亲惋惜。

他缩在一个怀抱里。又喊了几声，“妈妈”，如针入海，消失不见。

姬发抱紧了他，在耳边轻轻叫他的名字，他说：“殷郊，殷郊，别怕。”

姬发冲澡的时候感到脖颈的刺痛愈演愈烈，他刚把殷郊安置好，殷郊拒绝呆在自己的家里也拒绝去医院，于是只好回到学校公寓，吃药盖被关灯。

他问殷郊多久没吃过药了，殷郊在自己的卧室翻找药箱，过期的感冒药消炎药被扔在地上，他躲闪姬发的眼神：“很久没吃了，不记得了。”找到药心虚地干咽下去，姬发递给他水，也许他今晚应该一直呆在他房间里照看。

姬发脖子上挂着吊坠的红绳下有一圈紫红的勒痕，最严重的地方有痂也有血痕，那时殷郊拽得太用力，而姬发搂着他的时候没觉得疼。

殷郊今天已经被绞杀过一次了，只有姬发知道，因为伤疤留在他姬发的脖子上。

照镜子的时候殷郊房间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响声。

窗帘被扯掉半面，布料堆在地上，窗户打开了，另半面窗帘轻轻地拂动着，床头柜和角落里的行李箱都倒在地上，姬发刚换的塑料杯滚落，地上有几粒半融化掉的药片，水漫出来，漫到布料与布料之间的阴影里去，月光无遮无拦地洒进来，姬发走过去就听见令人牙酸的咯咯声，殷郊坐在床边，满脸的颓丧，现在才发现眼下发青，牙关都在打颤，他好像冷，但是额头和脸滚烫，他的额头贴在姬发身前，姬发过来时只穿着一条睡裤，皮肉贴着皮肉，烫得他心里很痛。

苏姐已在那里，赤足，穿着藕粉色的真丝睡袍，头发像绸缎一样一直拖到地上，他说我刚刚看到苏姐已站在那里。

窗外是黑夜，什么都没有。

客厅传来“砰砰”拍门的巨响，崇应彪在外面大喊：“殷郊你他妈有病就去医院，半夜发狂犬病我报警。”

他重重地踢了门一脚。

殷郊抬起头，姬发的脸在月光下像莲花，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仅剩的东西了，他说求求你，把我绑起来。还没有哭，眼泪蓄在眼眶里，他把药藏在嘴里最后全部吐出来，每次吃了药他像被压在五指山下，而且看见很多不想看到的东西。

被殷郊踢翻的床头柜里有绳子，抽屉半开着，露出绳子的一头，像一个阴谋也像一个诱惑，姬发不知道怎么说他为这一天做过准备，绳子绕过脖子、前胸和手臂，他突然忘记了视频里教的应该怎么绑但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殷郊被乱绑一通丢在床上，面朝下发出一声呻吟，突然有些害怕，苏姐己的身影若影若现，他害怕所有东西，血液一起往头上涌，挣扎起来，姬发火热的身体盖在他身上，大声地跟他说你别动，姬发的手伸到他裤子里。姬发难过地说我不想你被绑到医院里去。

一连串的呻吟就从殷郊的喉咙里滚出来。

姬发问他你多久没睡觉了。

殷郊还是说不知道，他总是很兴奋，不知疲倦，交谈、走来走去、眨动早就已经酸涩的眼睛。不知道多久没看医生，多久没吃药，多久没好好睡过觉。

姬发只是摸了几下，殷郊在他手里射的一塌糊涂，腰背蜷起来，贴在他胸前，腹部都抽搐着，绳子绑得很乱，勒在他胸前，勒过乳头磨破皮，针扎一样刺痛。

殷郊把眼泪蹭在枕头上，在姬发手里射精让他流眼泪，姬发跪在他旁边，看着自己湿漉的手，殷郊说操我好吗？

姬发没有说话，殷郊于是说：“那你滚吧。”他一个人也可以。

姬发一条腿下床伸手“砰”地拉上敞开的窗，又摸出殷郊放起来的避孕套，殷郊说别用那个，他还是撕开，把里面的润滑液倒在手心，他操殷郊的时候殷郊痛得嘴唇都白了，他很生涩，殷郊刚开始尖叫之后发不出一声声响，他不能动，上半身被绑着，下半身被钉住，用额头顶撞着枕头，发出闷响。

于是姬发不敢动，扶着跪趴着的殷郊的屁股，他们在爱吗，他在治疗殷郊，用这种奇怪的方式，他是他今晚的医生，殷郊哀哀地叫“姬发”，这样的语气出现在每一次求他，求他帮他成为比赛中的第一名，求他一块蛋糕，求他这样，求他那样，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

一年，他只要叫姬发，很奇怪也要，痛死了也要。

姬发挺动自己的腰胯，性器进出，交媾是动物的本能，他其实早就硬得发痛，殷郊也夹得他发痛，俯下身去咬他汗湿的紧绷的背肌，阴茎寸寸碾进去，来来回回没有任何节律，简直势不可挡，殷郊光被他插就插射了，性快感流窜全身，余韵让他全身发麻，正痛哭着。

“怎么又哭。”姬发才心情复杂，他来不及抽出来，射在里面，精液沿着穴口流出来，身体的本能已经让他撻硬了自己再插进去了，殷郊被他操得字典里只剩姬发两个字，就要溺毙在这狂风暴雨一样的性爱里，没有一个人能停得下来。

姬发咬他的耳朵，好几个瞬间他像要死了一样，眼前白光闪烁宛若天堂的大门洞开，天堂里有他爱的一切，他的妈妈，还有姬发。把自己射得一干二净，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只是姬发嵌在他身体里就足够了。

意识回笼他听见粗重的喘息，呼在他耳朵边，两具身体汗津津地叠在一起，绑着他的绳子已经松了，是姬发的手指绑着他的手指，他扭过头去的时候姬发热切地贴过来要一个亲吻，他还没吻过他，他的吻像一把温柔的刀，贴在嘴唇上，一刀割断了紧绷的弓弦。

殷郊短暂昏迷了一阵子，后来想起这阵昏迷他不承认是被操晕了，他真的太困了不是么。睁开眼睛看到姬发把他的屋子简单收拾了一下，外面天蒙蒙亮，他套着那条该死的睡裤正站在衣柜前翻他每件衣服的口袋，最后在校服口袋里翻到心理医生名片和剪成小块方便携带的药。

“这是你的医生吗？”姬发看见他醒了，问他。

殷郊勉强从天花板上分给他一个眼神，不回答，把自己卷在被子里，他身上绳子的勒痕现在又痛又痒。

“我刚刚看手机，明天早上，不是，今天早上九点半好像有一场考试。”

殷郊“嗯”了一下。他在这个年纪要承受的实在是太多了，可惜不能真的爽死在一场性爱里。

顾左右而言他，姬发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张了张嘴，一个字都冒不出来。我们现在算是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在他的脑海里滚动着，不知道是合时宜还是不合时宜，你们的关系不比床上的体液更纯洁，但是姬发，你确实把殷郊睡了，覆水难收。

Chapter 7

7

殷郊有过很多次morning after，但他和姬发第一次没有morning after，因为他根本没本事一觉睡到早上。

姬发握着手机要走，殷郊突然抬起脖子问他去哪。

姬发说：“回房间睡觉。”他把手放在门把手上。

殷郊急促地“啊”了一声。

他心里说我们什么关系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要回房间睡觉？

姬发走了，把门带上，殷郊又把自己摔回枕头上，还没来得及伤春悲秋一会，姬发又回来了，提着一个手机充电器。生活就是这样的，他快想通生活的本质了，就算发生了天大的事情，你也还是要给手机充电、睡觉前关掉客厅的电灯、换掉在性爱中被弄脏的裤子、编一个请假理由，如此如此，那样那样。

所以，姬发说：“八点半出发去看医生，我刚刚给医生打过电话了。”

“刚刚？”

“是啊。”

“现在几点？”

“五点不到。”

“都给他打电话了怎么不现在就去。”

姬发把他俩的手机都充上电，为了够插头坐在床边：“人家现在在外地，立刻起床开车回来也要三个小时。”

报殷郊的名字享受绿色通道。

“能不能不去。”殷郊问。

姬发不说话，刷着手机。

殷郊跟他无声对峙快两个小时，眼睛慢慢闭上又睁开，并没有睡着过几分钟的知觉，他翻身，坐起来，看枕头底下的漫画书，躺下，翻身，坐起来，坐到电脑前看前两天错过的少女偶像本年度总选，趴在桌子前睡着，坐起来，突然抱着垃圾桶干呕，姬发给他倒了杯水，他们的手指碰在一起，喝完水他觉得好了，又躺回床上，背对着姬发用被子把自己裹住，缩起来，

而姬发正划着手机阅读到：躁郁症——躁狂期性亢奋怎么办？

姬发盯着他看了会，跪到他身边去扯他的被子，殷郊被他吓到，在里面跟他拉扯了一会，最后还是被他的手伸到被子里，殷郊没穿内裤，姬发握住他硬着的性器，手上很用力，上下摸了一会，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况且也吃过猪肉了，他又伸到他腿根处捏了几下，没多久殷郊就抖着大腿射了一手。

他眼前一白，缓了一会，睁眼就看见姬发那张脸，一边双眼皮翻着，非常冷静，但是一滴汗从额头上滑下来，像一个动画特效。殷郊起身把他推倒，床垫发出一声闷响，姬发刚支起自己，殷郊扯下他的裤腰，阴茎弹到他的脸上，殷郊抬眼看他，伸出舌头舔了舔，然后张着嘴巴含进嘴里——姬发屏住了呼吸，殷郊含得很深，咽喉被顶到，然后他咳呛着吐了出来，姬发长呼一口气。

“你别那么快。”他伸手把殷郊的脸侧的头发拨开，声音模模糊糊的。

殷郊又看了他一眼，低头埋到他腿间去。

姬发看着他的发顶，突然想到那个瓶盖，在那个时候完全无法预判到未来哪个决定、哪个选择会使一切发展成这个样子，殷郊的鼻息呼在那里，就在那里。

殷郊吃得很认真，把他的阴茎舔湿了含进去再吐出来，有很黏很缠绵的水声，吃得太深的时候他皱眉，有时候他抬起眼睛看姬发的表情，有时候眼皮半阖，他的眉眼深邃，兼赤裸的肩背，有很重的欲望的味道，姬发背上都是汗，他伸手摸殷郊的额头、眉毛、颧骨和耳朵，按着他的后颈让阴茎挤进他的喉咙。

八点半的时候手机闹铃尖叫起来，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姬发猛地抓了一把殷郊的头发，又立即推着他的脸侧将他推开，殷郊光顾着别咬了他的命根，避闪不及，忽然被射了一

脸，又猛地咳嗽起来。

姬发骂了一句“操”，手忙脚乱伸手就去给他擦脸，殷郊还轻咳着，眼球隔着薄薄的眼皮在他指腹下不安地滚动，有些精液还弄到他头发上，殷郊不敢睁眼，哑着嗓子提醒他去拿点纸。姬发突然亲住他。

在医生办公室门外的椅子上，殷郊把手指伸进姬发卫衣的领口去摸他脖子上的伤痕。姬发猛地拉紧卫衣抽绳。

殷郊以前几乎没有自己来过医院，哪怕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心理医生的医院，他好像变成一个哑巴，跟在姬发后面，双手插在卫衣前的口袋里，在里面握在一起，姬发把他从学校里带出来，他们没有预约，殷郊的名字在这里不起作用，杨医生的电话打不通，姬发来来回回在门口打了好几个电话，快把路上的石子都踢干净了，他们被困在这里，因为看起来只是两个各方面都不太健康的学生，有几个瞬间非常想说看到了吗那栋最高的楼，市中心那栋最高的楼，就是今天要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家的，一刻钟之后终于有一个小护士跑来接他们进去。

杨医生迟到了，高速上前方路段发生车祸，耽误了一些时间，在门口等待的时候姬发开了一局游戏邀请殷郊加入，这里信号有点不好，殷郊点进去界面一直在转圈，他告诉姬发，小时候吃药，一个月胖了三十斤。

殷郊说：“那时候胖得像个米其林轮胎，后来我妈才叫我去锻炼的。”

姬发将他上下扫视了两圈：“阿姨是正确的。”

据他所知殷郊的妈妈还安排他学过很多年的钢琴，想到米其林轮胎弹钢琴的样子姬发突然笑了。

殷郊撞了他一下。

杨医生来的时候他们没在打游戏了，殷郊的手抖得厉害，血条很早就掉光，他们的手搭在一起，搭在两张椅子中间，手指无意识地扣在一起，殷郊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发抖，但姬发坐在旁边使他平静些，他问他为什么医院要用这种都是洞的金属椅子，坐着屁股冷，姬发说不知道，他的左手拿出手机查百度，听到殷郊跟远处走来的一个人打招呼，右手下意识地抓紧了他的手。杨医生看着年纪不大，一般长相年轻且英俊的人都容易给人落下不靠谱的印象，但这位杨医生不是，殷郊说，之前我的医生退休了，这是他最好的学生，他就不给我开容易发胖的药。

殷郊先起身，姬发痛呼，脖子差点被勒断，等待的过程漫长，殷郊把他们两个的卫衣抽绳绕在一起打了个结。

杨医生只允许殷郊一个人进他的咨询室，殷郊对姬发说时间很长，去隔壁商场看场电影再来。

姬发在走廊里转了两圈，时不时往向紧闭的门，像一个等在产房外的父亲，拿出手机一看，才过了十分钟，收到姜文焕的消息：老师联系不上你们，问你为什么要请假今天的考试，考试是下周一。

姬发换了个姿势坐着，又去翻了通知，果然是看错了时间。

姜文焕让姬发转达晚上要请殷郊喝酒赔罪，姬发想了想，告诉他，一会我问问他。

姬发去找小护士搭话，上午预约看诊的病人不多，小护士乐得清闲，跟姬发侃了会，姬发陪人看病，在这转悠来转悠去，身高腿长的，早就吸引了不少注意力，他说想看殷郊病历，小护士突然笑容就变得客气多了：“病人隐私，有规定不能透露的。”

姬发也不为难她，问她洗手间在哪，在楼层里转悠了一圈，又坐回到心理咨询室门口，杨戩办公室在走廊最里面，姬发找准时机闪身进去。

殷郊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姬发正在发呆，他手在姬发眼前晃了晃，姬发站起来看他，没有抱着一个小婴儿，也没有一副重获新生的样子，进去是什么样出来还是什么样，这让那间诊疗室的神秘一下就被驱散了，杨戩跟在殷郊后面，不一会有护士拿来装着各种药的纸袋，里面带有服用方法的单子。

一走出诊疗室杨医生说话殷郊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眼见着一排字从左边蹦进去右边流出来，杨戩把注意事项说给姬发听，什么千万不要擅自停药，戒烟戒酒戒咖啡因，早睡早起保持身体健康心情舒畅老生常谈。姬发又说了几句什么，杨戩说可以开苯二氮卓，帮助克服短期克服急性戒酒导致的震颤谵妄。

殷郊在手机里给姜文焕打字：医生叫我戒酒，姬发不会让我去的，到时候你帮帮我。

杨戩又说：“这东西治标不治本，吃多了成瘾，首先还是得自己惜命。”

学校离医院不远，姬发想让殷郊先回去，自己打算回一趟家，殷郊要先带他去一家粥铺吃饭，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工作日中午粥铺也人声鼎沸，小孩满地乱跑，两个大男孩挤在一起，才刚吃两口，殷郊的背受到一股撞击力——有个小孩跑太猛刹不住车，像个小钢炮一样撞上他，隔壁桌坐几个广东人，家长跑过来把小孩拎起来夹在腋下带走，大骂生你不如生块叉烧。

殷郊说：“没关系。”

小孩还在哭，大人又说：“你再哭，人家哥哥一拳把你揍扁。”

小孩哭得更伤心了，姬发发笑，殷郊把自己缩得更小，小时候他妈妈带他来过两次医院，会来这里吃饭，对他来说苍蝇馆子永远比家里请来的私厨做饭好吃，下午妈妈会带他去医院附近的一处寓所午睡。

姬发陪他上楼去，是一个高档小区的平层，指纹锁，殷郊伸手就能开，里面有人定期打扫，非常干净整洁，干净得没有一丝生活的气息——他妈妈很久没有过来了。

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妈妈的味道，可能是一种香氛，可能是一种线香，那种气息，像一片漂浮在空气里的丝绸，害怕打开窗就会飘散，外面正下一场不痛不痒的雨，阳台上的绿植长得很茂盛，雨水映衬得叶片油亮。姬发去厨房接水，提醒他吃饭后服用一种药，殷郊吃了，姬发说：“张嘴。”

殷郊凑上去跟他接吻，他嘴里有一股淡淡的苦的西药味，姬发害怕他是生病的神经作祟，殷郊当年被从绑匪那里救回来的时候除了轻微脱水和一些小擦伤以外还是一个相当健康的小男孩，但在那之后的两年，不断有人明里暗里告诉他，他的爸爸并没有抱着一定要把他解救回来的想法，你的爸爸曾经想过放弃你，让你被劫匪撕票，让一个七岁的小孩在录像机前面被割喉，这是人类最快的死法之一——这是姬发在他的病历里看见的，他有一本专属的档案，写着殷郊的名字，厚厚一本放在杨医生办公室柜子的最里面，最早的几次记录因为过去太久，手写的纸张都泛黄了。

可是还能因为什么呢？姬发在洗手台抽屉里找到一罐凡士林，心里道阿姨得罪了。不然他们今天很难做到下一步，早几年在学校厕所大家比大小，谁也不输谁，想到那个场面现在的姬发不仅要扶额叹息，语塞，千言万语无处诉说，殷郊躺在客厅沙发上高声呻吟了一记，姬发听得神经高度兴奋起来，耳朵里嗡地一声，差点被浴室地垫绊倒。

沙发是温馨的布艺沙发，姬发还带出来一块浴巾垫在下面，殷郊躺在这块饱含体贴的浴巾上突然感觉自己像个女人，可他不会潮吹，他的屁股里含满了凡士林，他翻身骑在姬发胯上贴着他问：“不是没交过女朋友吗？怎么什么都会？”

姬发叫苦不迭，怎么吃过了药还那么暴躁，杨戩是什么庸医。一面将他哄下，没交过女朋友，第一次搞就是跟你，怕把你妈妈的沙发弄脏了到时候怎么说，这么明显，直接出柜吗？难道？殷郊还骑着他，只插进去半根，姬发已经被他夹得语无伦次，殷郊没骑过别人，不知道扭腰怎么配合动胯，上上下下了几次，累得伏下来两块胸肌贴着他，相当柔软，柔软且热，带着细细的汗水，殷郊伸手摸他的腹肌。

姬发带着他坐起来，殷郊被他插深了，差点跳起来，又被扶着腰按回去，两幅身体胶在一起撕不开，姬发埋在他胸前乱咬了一阵，舔他的乳头，头发刮蹭着，他的胸肌练得特别好，谁都爱开玩笑，他被摸得多了，这时候突然觉得尤其痒，抓着姬发的头发一口咬在他的耳朵上。

姬发顶着一个新生的齿痕，这还能是因为什么呢？

Chapter 8

8

姜文焕问姬发，家里怎么样。

姬发说我回家我爸下厨房烙了一晚上馍。

他的语气不是很轻松，明明很多事情都有好转，但爸爸告诉了他很多事，包括没能帮忙查到些许殷夫人的线索，以及，他哥哥可能面临的判决结果的问题。

殷郊正在台上跳舞，只穿着恤牛仔裤，墨镜卡在衣领前，一只手里拎着一瓶啤酒，男孩女孩们都贴在一起，有人把手放在殷郊的胸肌上，太子亲自表演了一个胸震。

视频转了一圈回到姬发这里，他在朋友圈刷到的，能想到崇应彪会作何评价：太子爷始乱终弃姬发第42次。

姬发问他怎么老选这种吵吵闹闹的地方。

姜文焕露出困惑的表情：“难道去明园摆两桌找人来弹古琴，今天殷郊请客。”

“他哪来的钱？”

“听说崇应彪付他尾款了。”

今晚殷郊请客，作为交换姜文焕会分享给他们老师画的考前重点。

姜文焕有好几天没见到他们来上课，问他们做什么去了，殷寿包养了他们学校一个女学生的事在同学们之间传得沸沸扬扬，他以为殷郊会寻死觅活，记得把房间里的尖锐物品都收起来。

“收了刀可以撞墙，人想死起来怎么都拦不住。”姬发干笑两声。

“我看他挺惜命的，今天晚上一瓶啤酒都没喝完。”

姬发不可置否。

“那你让他去上课吧，雅思老师节节课问我殷郊的阑尾炎恢复得怎么样了，快要瞒不住了。”

姜文焕拜托他。

姬发起身去洗手间，甫一关门殷郊风一样冲进来，他已经有将近12个小时没见到姬发了，这不利于病情恢复。

“我又觉得不行了。”殷郊说，他把姬发推在门上。

从医院回来的第六天，姬发刚把外卖提进公寓，手机里弹出了杨戩的微信消息，他发了几张药品说明书，一些参考文献，标记了几段文字，并说道：临床试验阶段确实出现过服用者性欲下降的情况，但考虑到相关患者在服药前均有性欲过度亢奋的情况，这是合理现象，不要过度紧张，保持适当运动即可^_^

姬发回了一句：好的，谢谢医生。他加了医生微信也是以备不时之需，还从来没有联系过杨戩，转头看见殷郊坐在书桌前面，清心寡欲地翻看课本准备突击考试，相当岁月静好。姬发给房门落了锁，殷郊听到门锁喀哒一声，从书本上转过头来，姬发冲他抬抬下巴，他便把书桌上的发带丢给姬发。

姬发刚把头发束起来就跟殷郊在床上滚作一团，殷郊后穴里面还很湿润，下午刚做过一次。结束之后躺在一起姬发问：“干嘛用我微信给杨戩发消息。”

殷郊侧头看他：“我自己问很奇怪。”

“你不觉得以我的名义问更奇怪吗？”

“那丢脸的也是你。”

姬发幽怨地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太早开始性生活容易不举，不过没事，反正.....嗯。”

“真的吗？”殷郊面露难色。

“你这方面现在挺健康的，”姬发诊断道，他坐起来，从床头柜上抽纸丢给他，“我们真的得出出门了，整天待在房间里上床有点不像话吧。”

“哦。”殷郊慢吞吞地说。

酒吧卫生间门不带锁，是一扇厚重的门，撞上去有闷响，姬发把殷郊拽到隔间里去，反手推上锁，殷郊已经一条腿跪在马桶盖上解开了皮带，姬发环住他的腰伸手探进他的内裤，性器已然精神起来，姬发抬手抽了两下，性器被他抽得颤颤巍巍，殷郊忍不住尖叫，被姬发捂住了嘴。

“别叫！”姬发说。

殷郊兴奋地喘着气，他那件恤不知道什么牌子，卡通图案是夜光材质，几个很抽象的小动物发着绿绿的光，姬发差点没忍住笑，脱下他的裤子前从他的牛仔裤口袋里摸出两个避孕套，一个让他叼在嘴里，另一个撕开了，皮带扣打在马桶边缘发出“当”的一声，殷郊一抖，姬发把皮带抽出来将他的手捆在身后。

姬发掐着他的屁股操他，他摇摇晃晃，今天头发扎起来在脑后是个小辫子，本来重心不稳，上半身快贴到瓷砖上去，这里冷气很足，瓷砖像冰，碰到乳头让他一个激灵，此时觉得胸前很空虚，但没法指挥姬发来舔他，他还咬着那个避孕套，姬发操得很凶的时候，很用力，很快，避孕套从他嘴里掉出来，呻吟很快落一地一发不可收拾起来。

姬发拽着他的手腕拉起他的上半身，环着脖子捂住他的嘴，姿势猛地改变让殷郊仰着头觉得头昏脑胀，没有发现氧气逐渐被掠夺，大脑里远远近近都是姬发的喘息声，酸胀自小腹蔓延开来，他们的下半身紧贴在一起，我要……殷郊想说，我要……他发不出声音。

“你刚刚……”姬发笑着。

姬发很难得这个语气。

“你别说了。”殷郊的脸特别热，手上的皮带刚刚解开，手臂有些麻，他能感觉到姬发有些心事在，偶尔好像有点走神，但现在他好像放松下来了。殷郊哆嗦着手去捡裤子，哆嗦着手穿皮带，弯腰恰好抬脸看见姬发也在扣裤子，他的腰很瘦，虽然很瘦但很有力气，而且很久——殷郊耳朵热得都快冒烟了，突然没了力气，一屁股坐在马桶盖上把头埋进了手臂里。

“怎么了？”姬发问他，“现在还觉得你不行吗？”

他都把自己的卡通恤弄脏了，姬发刚刚说他这件衣服很蠢，可是要六千块。

“没什么，”殷郊说，他看见姬发的笑容，“特别好，我已经体会人生的真谛了。”

在殷郊品尝青春的甜美滋味的每一个夜晚，周旋于衣香鬓影，但在黎明时分青春鸟散去之后，孤单都如潮水般涌来。

姬发站在他面前，他突然明白外国电影为什么都拍人喜欢在床上说我爱你了。

第二天他们去姜文焕的宿舍套间抄笔记，殷郊完全放弃补作业这件事了，自从鄂顺出国之后这个套间一直有个房间空着，目前只住了姜文焕和崇应彪，崇应彪刚睡醒，走出自己房间看见姬发殷郊二人端正地在客厅坐着，虔诚地学习着，以为自己还在做梦，退回去又重新开了一次门，客厅里仍然是这幅场景。

“你俩能不能别坐一起，脏我眼睛。”

下午崇应彪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知道许了姜文焕什么肮脏好处。

自从在酒吧厕所出来姬发就不怎么跟他说话，殷郊猜测之所以如此一定因为他是一个保守的人，不能接受别人在贤者时间讨论爱不爱啊喜不喜欢啊什么的，据说现在成年人都不喜欢讲感情了，成熟的人都讲究适不适合，况且现在大事小事一箩筐，都要分个轻重缓急。

殷郊撕了一张草稿纸传给姬发，上面写着：休战。

姬发回他：没战

殷郊又写：考完试一起去看电影吧

姬发把纸蹭过来：好的

殷郊再写：我打算再去找我爸一次

姬发还没来得及回，姜文焕头也没抬地拍拍桌子，崇应彪抢他的纸条看，姬发一把攥住塞进口袋，他望了殷郊一眼。

姬发认为殷郊现在的状况还不足以让他安安全全地见完他爸再回来，甚至他吃药都还没吃满一个疗程。

可是他们已经站在这里了，全市最高的这栋楼下，这栋楼姓殷，殷郊也姓殷，殷郊想，不姓殷他还是什么？就像那天在私人医院门口，被当作普普通通的坏学生那样吗，姓殷的时候天高任鸟飞了，不姓殷的时候就会困在任意一个地方吗。

姬发牵着他的手，这是一次很纯洁的牵手，力量也是通过牵手传播的。

至少前台还认识他，前台小姐打了个电话，很快引他们到一部单独的电梯，他爸爸的办公室在靠近顶楼的位置。

姬发静静地听，目前殷郊呼吸正常，心跳应该也正常，神情平静，让时间倒流回那天下午，殷郊只是坐在一座甜品塔旁边抱怨他爸爸出轨害妈妈离家出走了，好像过去很久了，其实也没有，出电梯的时候他只是跟在他后面。

苏姐己也在这里，坐在沙发上，怀里有一只白色的狐狸，货真价实的狐狸，殷寿很宠爱她。

殷郊开门见山，叫他：“爸爸。”

他问：“告诉我妈妈在哪好吗，我想去看看她，我不放心她。”语气很柔软。

殷寿没给他一分面子，没有耐心再剩下了，只是站起来一巴掌掴在他的脸上，响亮又清脆的一声。

殷寿转而对姬发说话：“你是聪明的孩子，你带他回去好好想想。”这种语气相较之对自己的儿子，反而有更多的包容。

“爸爸！”殷郊打断他。

在同样的一侧殷寿又打了他一个巴掌。

姬发刚一有动作，被殷郊抬手挡住。殷寿右手戴着一个戒指，因为过于用力，在殷郊脸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起初只是一条细线，突然皮肤破开一道红色，血就涌了出来。

他还不明白，姬发想，殷寿从来不需要这一声爸爸，继而他想到更糟糕的，到现在殷郊不是不明白，他只是还不接受。又或许，如果能做到从现在开始忘记自己有这个妈妈，殷郊就会开始一段崭新的人生。

又是一巴掌，很难得，殷寿有些失望显现出来，父亲手上沾满了儿子的血。

殷郊很平静，有一种赴死的平静，像是突然之间那些困扰他大半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疾病消失了。而望着殷寿，有种巨大的恐惧朝姬发涌来，痛苦的殷郊，还有他的哥哥，使他常常午夜不能成眠的哥哥。恐惧使他想要尽快结束这一切，用桌上的钢笔、拆信刀、玻璃杯，任何东西都能插进殷寿的脖子，狐狸突然发出一声嘶鸣。

姬发扑过去。

这张偌大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被扫到地上，殷郊紧紧箍住他，叫他“姬发”，只是眼神碰上，殷郊恳求地说：“我妈妈……”

殷寿对小孩子的闹剧不感兴趣，他仁慈地报了一个地址，如同赏赐，殷郊愣了一下，随后如蒙天恩。

“你妈妈就在这个地方，去吧，去看望她。”

殷郊急着要走，而姬发仍然钉在原地，他不相信事情会这么快结束，可是殷郊看起来已经欣喜若狂，被拽走之前他用力地和殷寿对视着。

一踏进电梯殷郊就掏出手机查到了这个地址是淇山深处的一个高档私人疗养院，姬发神经质地不假思索没有停顿地说道：“在去这个地方之前你最好照照玻璃看看自己半张脸都是血的样子走在路上可能会好心人被报警求助，警察来了会把你带走发现你有躁郁病史且近期复发恶化，一旦你产生任何狂躁举动他们都有可能把你扭送精神病院。”

“我根本不放心你，殷郊。”

“我没事的。”殷郊说，但他同意去附近的医院处理一下伤口。

从医院出来殷郊脸上贴着一块纱布，医生说很可能会留疤，他也不是很在意，姬发联系了

一辆车送他们去淇山疗养院，路上大概要四个小时。

殷郊上了车就开始睡觉，也许是因为保持平静耗费太多体力了，也许是因为失血，也许是人体的什么自我保护机制，他一开始是靠着姬发，而后觉得硌得不舒服，躺到他腿上。

姬发给姜文焕发消息，问他淇山疗养院是什么地方？

姜文焕回他，是殷商集团的一项产业。

网上关于这个地方近几年的信息几乎是空白，早往前好几年，还能看到一些相关消息，有一些招标项目，疗养院向外开放接受会员预约之类，价格不菲。难道是近些年来只做私人客户？

过了会姜文焕追问，问这个干嘛？

姬发说没事，姜文焕好像有点着急：殷郊要去那里？

他直接拨了个电话过来，姬发立刻挂断了，殷郊皱了皱眉但没被吵醒。

姜文焕说：别让他去。

而后就没有下文了，姬发把手机熄屏，照姜文焕讲话这个尿性，主角都被他害死八百回了。

车刚开进淇山时还能看到错落有致的村落，这一块被划为淇山风景区的主要部分，酒店、民宿都齐全，一路上很多外地牌照自驾游的车，再往深处开人烟越来越稀少。

殷郊醒了，怔怔的，眨眼的时候眼角滑下来两滴生理泪水，他说：“我梦到了我妈妈了，她让我别找她了。”

“你让我自己去吧，”殷郊转了个身，脸朝着前面，后脑勺对着姬发，“万一他还是想杀了我。”

“别胡思乱想。”姬发劝他。

话语间已经要到了，远远看见群山环抱中坐落着一栋西式建筑，背靠山面朝湖，已是临近夕照，湖面波光粼粼。殷郊难掩激动，吸了吸鼻子坐起来，整理了头发，还打开手机前置照了照自己，看到那块碍眼的纱布，不知道他妈妈看到了要怎么说他。

疗养院前的喷泉看起来已经干了很久了，仙女浴池爬满了苔，走近了才觉得古怪，这里看起来根本没有人生活的样子，寂静，只有脚踏在石子路上的嘎吱声，罗马柱后长廊幽深，落满麻雀。

殷郊冲在前面，他干什么都喜欢不计后果地冲在前面，大厅有指示牌，姬发听他脚步火急火燎地沿着大理石楼梯上了楼，姬发环顾四周，走到服务台前，头顶是圣母造像，不难想象曾经这里灯火通明的样子，殷郊假装没发现这里空无一人，但他不能。

服务台有登记表，记录每一个入住客人的姓名、年龄、入住时间、联系方式、紧急联系人，还有一栏备注，登记簿很薄，几张纸很快就翻完了，姬发手指无力，最后一页捻了好几次才掀起来，这里面记载着殷郊的爷爷、伯父、还有妈妈的名字。

通往三楼的楼梯通道锁了起来，二楼沿走廊是一排房间，房间靠走廊也有窗，遮光窗帘没拉，白色轻纱虚掩着，窗台上摆着干枯的白玫瑰，花瓣是焦黄色，每一个房间都是如此，看进去，窗明几净，朝南是敞开的半圆形露台，阳光斜斜地穿过玻璃，像跳跃的音符，在房间里投射下如梦似幻的光斑。

殷郊挨个走过去，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在走廊里晃动，头发毛茸茸的，姬发听那脚步声，由急促变为缓慢，逐渐无声。

夕阳的余晖照在他们身上，温柔如同母亲的手轻轻抚摸。有一个故事是说，淳于棼梦中任南柯太守，享尽二十年荣华富贵，醒后发现大槐安国只是槐树下的蚁穴罢了。

他突然意识到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们抱在一起，如树木仿佛就扎根在这，再难朝前迈出一小步，殷郊突然跪到地上把手伸进嗓子呕出被喂进嘴里的安定药片。

那本登记簿的每一条信息的备注栏都写着：已死亡。没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这不是疗养院，这是杀人处，这是停尸房。

姬发突然听不见任何声音，太阳落山了，黑暗笼罩着他们，在这之后的很多很多很多年里，这个画面在午夜梦醒时在他的眼前慢放，那双眼睛猩红，脸上的伤口裂开了，血透过纱布洇出来，顺着纱布边缘流出来，如同厉鬼般，他当然知道殷郊要说什么，他看见嘴巴张张合合，每一帧都拖得无限长。

殷郊说：“我们去把我爸爸杀了吧。”

完

End Notes

我和亲爱的@fxckyoueros共同的故事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